

淮南鴻烈解批評序



不佞得請臥田間日從友人鹿

門子品隲百氏兩京諸家言班

馬成信史不朽於春秋而淮南

安當建元右文餘亦集賢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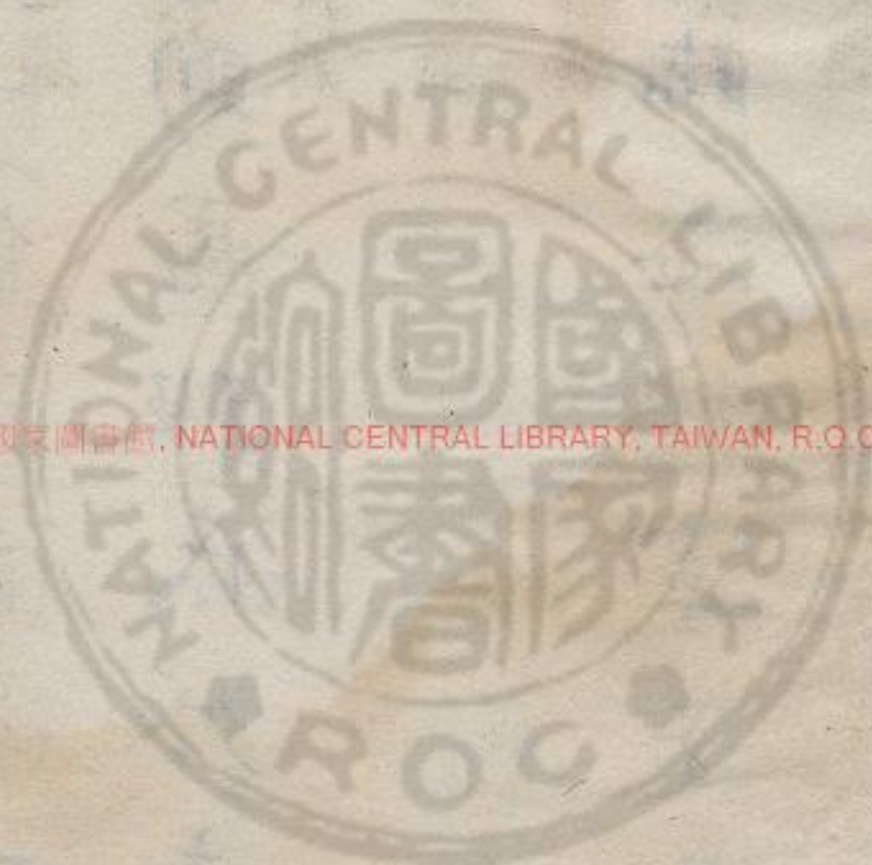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里缶箏脾使聽者盡為希聲
不忍棄去則句櫛之字縷之
從其腠理批卻導窾歸於正
途則詳釋贅行固博士之符
券也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

業已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
而鹿門子猶病其六畧載取
批評續之句若櫛字若縷不
啻設左右翼而導之前茅也
安鴻烈其說固曲學者涿母

能為吾儒重而自有鹿門子
之評則馬班氏外未必非亞
旅云
及人臨海櫻寧子敬所王宗
沐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總目

原道訓

俶真訓

天文訓

地形訓

時則訓

覽冥訓

精神訓

本經訓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汜論訓

詮言訓

兵畧訓

說山訓

說林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間訓

修務訓

泰族訓

要畧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所著其
言不盡錄一
人即此篇兼
括道術事情
最為龐雜然
梗概天都襲
老莊道之窾
御則性命道
之得手處則
無為其文爛
焉如錦

淮南鴻烈解卷一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



以上先極言
道之大而微
妙非至人不
能得

無為為之二
句一篇關節

張賓王曰闕
富

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王。得。道。
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
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
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
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
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姬。
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

張賓王曰氣
如河決

二皇得道而
神與化遊以
撫四方儘力
摹擬愈有生

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廢。父無
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
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
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蠖飛蠕動。待而後
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
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
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
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

色不厭其詞
之複

馮夷大丙得
道故其御自
超車馬策鍛
之外

張賓王曰語
語貴
得道之大夫
夫恬澹無思
慮正是無為
天為蓋地為

可為象兮。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
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騫倪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
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闔。鑰
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
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
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

輿四時為馬
陰陽為御乃
黃白冲舉之
秘術也其言
恍洋不羈可
為達者道

張賓王曰文
陣雄厚

前云泰古二
皇得道之柄
此又云執道
要之柄柄者
何無為耳已

即鏡水不設
智故而方員

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

曲直弗能逃
以見達於道
者不必有為

張賓王固此
段用樂記而
稍改之遂不
逮其精簡

大丈夫恬澹
得道之妙至
此而極

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而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

即兩喻向法
變幻不同

釣射之具與
其人俱得矣
猶不能與網
羅者競可見
任小數之不
如大道

此見撥心之
不可為治

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
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
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
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
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蝾。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
亂。乃。逾。滋。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
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又從喻上轉
若繫九

張賓玉曰無

一語不鮮貴

真所謂字直

千金

錯綜天地萬

物民居七俗

一一有自然

之性聖人所

以事所謂無

為而合乎道

德

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旣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鷂搏鷲。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

張賓王曰何
其快適

惟民俗因土
故聖人因民
此非達於道
者不能

窟穴禽獸有羗。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
甸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冬因
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
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
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綉。以便涉
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
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
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
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

天門天解天
機傾道也老
氏所謂同出
而異名

以上無非說
人之不如天
處至此總明
白揭出之耳

爲枳。鷓鴣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
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
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蹉
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
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
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
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

爭利者必窮
是以古之聖
人以不爭致
治

張賓王曰此
段亭亭奕奕

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
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
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
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
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
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
遲。昔舜耕於歷山。碁年而田者爭處堯塢。以封壤肥

饒相讓。釣於河濱。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

守其根守其
門即前云得
道之初

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
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
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
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
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
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
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
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

名言也。殺是
老氏宗旨。

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

按先後一段
議論亦本老
氏知雄守雌
之旨

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

音語

以下極力形容水處正是說至德

張賓王曰鋪張水之至德

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

極甚宏麗

張賓王曰高
華

借水極形容
至德而後實
以老氏之言
讀其文可想
見清淨無為
之妙

此淮南原道
本來面目

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邐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

物之有音有
形俱道之一
為之故下遂
言一之能生
萬物

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貞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

無形無聲無
味無色俱所
謂一而至其
變化不可窮
則誠上通九
天下貫九野
矣

穆忒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旣。用之而不勤。是故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
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
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
圜。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
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
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
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
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

數句一篇做
手工夫

張賓王曰語

語貴

喜怒哀惡憂
悲嗜慾俱清

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

淨之靈至人
能進道之功
蓋胸中逐一
熟透畧不為
所震撼此其
聽天下若背
風而馳

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墮。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過。處

大而不窕。其覓不躁。其神不媿。湫溲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

張賓王曰洗
發精神

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
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鷓鷄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
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
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臞不忻忻其
爲悲不憊憊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
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
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
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

張賓王曰不
獨光華璀璨
說透人情令
人爽然自失

非深知至德
之樂不能說
得如此快人
沉而悟之可
涉釋氏真空
境界

以下言失其
得而不樂者
由其不得於
中所以不得

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

於中者由不能反諸心性蓋心性即前所為一此教人入道之篇鑰也

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
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
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
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
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
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
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
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

許由之能遺
天下者由其
能自得此自
得者蓋得道
之人也

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
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
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
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
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
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
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
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

在齊民處樂
則易酒處憂
則易懣而得
道之聖人則
不失所以自
得

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溥海。裔馳要褻。建翠蓋。日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竒麗激。拵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酒。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

得道者能齊
憂樂由性命
之情場其所
安至後終以
形氣神剖出
性命來

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
浸北房。雪霜灑灑。浸潭菰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
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
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
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
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
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
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

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
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
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新而不助。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
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
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
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
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

歸本之言

張竑王曰自
此至篇末俱
以養神守氣
為主轉說轉
透足恭微言

此慎守形氣
神之利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
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
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蠅
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
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
能視。聾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姓可屈伸。察能分白
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

此狂者不悞
守形氣神之
害

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

張賓王曰名

言

此貪饕者不
慎守形氣神
之害

張賓王曰微

底精神

論至道而結

之以形氣神

此長生久視

之左道也至

終身運枯形於連巘列埒之門。而躡踏於污壑穿陷
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
神相失也。故以神爲王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
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
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
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
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
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
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

如委衣發機
則尤老氏宗
旨

應。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
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

張賓王曰此篇以虛無為宗而善因善處後處柔皆其發
韓抽條處結歸於精神之恬爽是鴻烈之極有局者其文蔚焉如
繡
又曰文之品貴者庀材求闕華鮮者抽思木徹至如存道一訓百
斛明珠千箱雲錦煥焉充斥炫目駭心其入玄奧處往往直叩中
府幾無剩旨

淮南鴻烈解卷二

倣真訓

此篇眼骨專重養神以體道而尤必遇至德之世而後可行多勦馬蹄眩蓋諸篇而雜以吊詭之談與參同契蓋相接武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舍和而未

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
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
青葱苓蘼。萑蘆炫煌。蠖飛螻動。跂行喙息。可切循把。
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
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
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閔廣大。不可爲外。析毫
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

前借莊生語
立論而釋之
止此

喻意慷慨切語
氣如游龍

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
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
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
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
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
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範人
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
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

亦本莊生齊
死生之說來

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
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
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
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
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
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
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
滑鈍憯。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
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於前後。若周負而

言善養形者
須先養神

含哺鼓腹景
象正善養神

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

者

真人所以不
解構人間由
其得一之道
故如下文所
云

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
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
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
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
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
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

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揆挺桐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擲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

真人惟遊於
形之外故其
神定如此

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
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
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
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
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骨之一毛。無所樂於志也。夫貴
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
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糲。處玄冥

結前得一之
道一段

而不閤。休於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
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
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
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
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
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
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
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

此正道出一
原之故

羣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坳之宇。寂漠以
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是故舉事而
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
此皆生一父母而閔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
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鶴之飛。耳
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
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

墨楊申商於
治道各有所
偏由其不達
同異之理

張賓王曰扶
玄洞幽詞采
扶踈譬喻精
切

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踴躍於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椽。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

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蓓。遼巢彭。滂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

生於有一句
假真本旨

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
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整。
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
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
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敦木
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適
足以翱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
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
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

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
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
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
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
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
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
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

非詆仁義與
下犧尊溝斷
之喻俱祖莊
生蓋其意惟
欲養神而得
其本性

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
識。芒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
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
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
鏤之以剗。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鮮。龍蛇虎豹。曲成
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
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
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

篇中多以聖人真人並言蓋溺於冲舉黃白之術者臣雷公四句具是畫箇虛無影子

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

凍者假衣
者望風與
熱故求藥
皆失其神
明而離其
宅者

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媿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椀木色青翳而羸瘡蝟眈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際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者耶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

伏羲氏以下
凡四陵其意
謂遺降而兼
摠欲及其虛

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
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性。甘瞑於溷濶之域。而倚
徙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
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
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
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
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弄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
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
烈。而知乃始昧昧眊眊。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

無以成至德
之世

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提挈陰陽。搏捥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

之禮飾絳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
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懾離離。各欲行其知僞。以
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
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
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
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
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摠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螭振繯物之毫芒。搖消掉捐
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

俗世之始號
名聲亦能損
神故譽不勸
非不沮則無
虧

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
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
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
天下。神無虧缺於智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
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水之性真。
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
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
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

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藴。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

張賓王曰讀
其文冷然快
心

應前用也假
之於弗用

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翳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僇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則。

聖人真人與
前換應總不
出養神一語

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
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
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
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
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
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
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
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
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

此不養神而
徒役肢體
明之無益於
治

而不窕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蚤蟲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櫻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樁。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

自愛惠之來
至此極鬼神
之勇濁而難
清

前所謂有其
世而能濟者

未○能○見○眉○曉○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
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
乎○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
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
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
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
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
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
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

前所謂不遇
其時自猶不
能脫者

此至末旁引
曲証並言體
道之有係於
世

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

張賓王曰結
處冷然

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三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大昭。道始於虛。
霧。虛霧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
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
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
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
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
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

詞天文先之
七政而次則
五音六律分
野支干逐一
詳次其間矣
異之變妖祥
之應洞徹終
始矣

張賓王曰陰
陽物類之相
感

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
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
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
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
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
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
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

陽燧等物與國之政其感天文若應景然萬物有以相連精稷有以相盪也

天吏四句一篇要領

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確。火土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

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
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
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
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
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
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鼎畢。西南
方曰朱天。其星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
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
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

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
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
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
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巳。西方
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
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
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
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
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

政失於此則
變見於彼若
響之應聲自
然之符也

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
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
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
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甲寅元始
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
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
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
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

八風分配八
音八節之氣
聖人所以遵
時序而出令
按土方而定
官

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
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
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
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
効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
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
下大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
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
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

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

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圉也。天
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太微者主
朱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
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
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
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
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

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

蔡邕律曆記
候鍾律權土
炭冬至陽氣
應黃鍾通土
炭輕而衡仰
夏至陰氣應
蕤賓通土炭
重而衡低先
後進退五日
之中提之陰
陽一盛一衰
毫不可爽也

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
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
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
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
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
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修徑
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
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
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

斗所指支干
十五日一變
因有二十四
氣而於律各
有所屬如環
之無端此陰

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

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太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太呂。加十

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䟽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

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歲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歲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

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
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
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
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
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
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
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

如江都相董
生推言陰陽
四時相繼父
生之子養之
母成之子藏
之故春生仁
夏長德秋成
義冬藏禮此
四時之序聖
人之所則也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
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
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
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
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
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糶鬻。施恩
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廓。審羣禁。飾兵甲。儆百
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刑罰。殺當
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

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螻蟲早
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鳥蟲多傷。庚子
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
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
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
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菰封燠。壬子干庚子。
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
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
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螻蟲冬出。

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雉鳩長鳴。爲帝侯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

日所至而萬物生之處凡十五所其間支干十二律亦以此為推驗

也。聖人不與也。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

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

斗之所指下
應十二律天
所以通五行
八正之氣所
以成熟萬物
也

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

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
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
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
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
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
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
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
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
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

一陽生於子
黃鍾位子故
黃鍾為聲氣
之元而五音
十二律生焉

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
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
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
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
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
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
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
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

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
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
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
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
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
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
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
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

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

陽生陰為下
生陰生陽為
上生律書云
以下生者倍
其實三其法
以上生者四
其實三其法

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

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

二十八宿之
所纏度本有
定在故太陰
之行與之為
對

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
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氏房心
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雋參。以四月
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
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
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
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闔茂
。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
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

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嚳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

五行生死之
所屬金木水
火土之窮極
盡矣

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
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
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
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
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
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
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
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

經星所屬分
野特攝其梗

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
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
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
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
十六。觜雋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
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

蔡耳至班祿
所載則其疆
域風土治亂
靡不具見

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嶲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
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
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
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
欲猛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
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
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

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各立而不墮。以保育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

即歲星所臨
可知國之吉
凶

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
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
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
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
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
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
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
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
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

蚊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
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
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
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
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
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亥水生壁
 子水壯須女
 丑金老牛

此圖藏本式

精 神 壯 旺 氣 血 充 盈 心 火 明 目 耳 聰 口 爽 舌 潤 齒 潔 牙 疳 疔 瘡 癤 腫 毒 疔 瘡 癤 腫 毒 疔 瘡 癤 腫 毒
 胃 壯 脾 健 運 化 功 能 健 旺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肝 旺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筋 脈 舒 展
 肺 清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氣 道 通 暢
 脾 健 運 化 功 能 健 旺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消 食 化 積
 心 火 明 目 耳 聰 口 爽 舌 潤 齒 潔 牙 疳 疔 瘡 癤 腫 毒 疔 瘡 癤 腫 毒 疔 瘡 癤 腫 毒 疔 瘡 癤 腫 毒
 腎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骨 節 強 壯
 大 小 便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通 利
 婦 女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經 水 調 和
 男 子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精 氣 神 旺
 虛 危 室 壁 奎 壯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壯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壯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壯 水 木 火 土 金 水

此圖今刊本式
 與前圖兩存之
 以備參考云

攝提格至赤
奮若但以歲
支占歲

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
四升。寅在甲曰闕蓬。

單闕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
蒙。

執除之歲。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
在丙曰柔兆。

大荒荒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
巳在丁曰強圉。

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

升。午在戊。曰著。離。

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

浚灘之歲。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飲三升。申。在庚。曰上章。

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

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日。昭陽。

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

用表測景之法。寢失其初。此亦淮南諸儒勸襲陳語耳。當參之唐貞觀中。曆家

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東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

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

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
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
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
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
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是訓采獲舊
聞考述詩書
而其文則職
方氏可尋源
而按者其中
錯綜天地點
綴宇宙如畫
史矣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墜形訓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昭之以日月。經之
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
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
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
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
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



總計四海道
里覽者覺有
意 泰米世界之

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澗阨荆
阮方城殺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
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
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
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
曰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
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

此又添出黃
水丹水

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
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
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瓠。貫渤海。
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瓠。西南注南海。丹
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
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瓠。入於南
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
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

九州之外有
八殞八紘八
極即騶衍所
稱中國於天
下八十分居
其一分之說

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贖。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嚮。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旻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殞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

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諸方物產之
美皆八紘八
殞八極雲雨
所生

東西為緯四
向此地形之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
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
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
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
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
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
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

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癩。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瘦。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

前山氣多男
一段單說人
類此則在天
地之跂行蟻
息者悉可概
見

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
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
食木者多力而爨。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
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
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
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
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
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

奇偶之數應
前昭之以日
月四句

偶。偶以成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
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燕。燕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
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
律主麋。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
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
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
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
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

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摸擬五方民
生物產可綴
禹貢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兗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兗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邛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

五行之生各
歸於本可見
物極則反非
獨本為益亦
天道

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
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
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
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
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變宮生徵。變徵生
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
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
以成器用。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

三十六國之
民其形大異
五方海外風
氣之舛如此

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竒嵇股民。一臂民。
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謹頭國民。裸
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
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
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
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
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陲。碓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
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
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

馬視肉。楊桃甘楮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瓠。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后稷瓏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
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
人頭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
流至於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睢
出荆山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楛戾濁漳出
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衡洛出獵山汶出弗
其流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烏鼠同
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
京在出瀆熊溜出日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嚙山鎬出

容羽毛鱗介
五類俱由無
情而之有情
相代謝而盛

鮮于。涼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
結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
魯平。泥塗淵出。櫛山。維濕北流出於燕。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
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
風之所生也。皐稽。閭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
所生也。窮竒。廣莫風之所生也。突生海人。海人生若
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
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

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
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
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
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
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
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
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曰馮生陽闕。陽闕
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
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

五土之氣上
御乎天而及
陰陽相薄為
雷電則復下
而合於海此
五行之精化
生既極而歸
藏其宅也

皇草。皇草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
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藁。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
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
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湏。黃湏。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
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
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
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湏。青湏。八百
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清泉。清

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頤。赤頤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頤。白頤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白海。牡土之氣御於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
砥。玄砥六百歲生玄瀨。玄瀨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
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
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
玄海。

賓王曰。叙地形井井終歸知道。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大較從呂覽
中撮其要竄
其煩至後五
位六合六度
乃其所創撰
而繼之者

天子四時所
尚之色俱從
五行其出令
亦如之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
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
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
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
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
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

順木德而尚

仁恩

孟春行夏令

此已火之氣

所泄行秋令

此申金之氣

所傷行冬令

此亥水之氣

所淫

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麝，毋卵，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葬醜。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祠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

仲春行秋令
此酉金之氣

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
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
陽大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幼
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
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
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槩。毋竭川澤。毋
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防農功。祭不用犧牲。
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所傷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
淫行夏令年
火之氣所泄

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
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
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
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
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右个。舟牧覆舟。
伍覆五反。乃言具於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

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且罾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鷩降於桑。具撲曲筥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節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

季春行冬令
丑土之氣所
應行夏令未
土之氣所應
行秋令戌土
之氣所應

歡欣。乃合騾牛騰馬。游牝於牧。令國儺。九門磔攘。以
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
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
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
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
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螻蝮鳴。丘蟪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
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順火德而尚
長養

孟夏行秋令
申金之氣所
泄行冬令亥
水之氣所傷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
堂。左个。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
命太尉贊俊傑。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
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
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殺。天子以彘嘗麥。先薦
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
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隣入保。行冬令。則
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饗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鞀琴瑟管簫。調竽箎。飾鍾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

仲夏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
傷行春令卯
木之氣所傷
行秋令酉金
之氣所泄

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
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
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
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
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
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
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螻時起。其國乃
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官
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

四時中惟季夏與孟夏仲夏不相叶蓋戊己寄旺於中央而此月為陽消陰長之會故天子所尚之色亦從而變

順土德而尚畜藏

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鐘。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蜃。天子衣苑黃。乘黃騶。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於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鼈。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稭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

季夏行春令
辰土之氣所
應行秋令戊
土之氣所應
行冬令丑土
之氣所應

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
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
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
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墾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
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
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六
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
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

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

孟秋行冬令
亥水之氣所
泄行春令寅
木之氣所損
行夏令巳火
之氣所傷

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雋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

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
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
養長老。授几杖。行稭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
豢。視肥臞。全瘁。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
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
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牧
歛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
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仲秋行春令
卯木之氣所
損行夏令午
火之氣所傷
行冬令子水
之氣所泄

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
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
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
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
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八
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
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

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
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
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
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下入學。習
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爲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駟。咸駕

季秋行夏令
未土之氣所
應行冬令丑
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辰土
之氣所應

戴荏。授車以級。皆正設於屏外。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螫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眊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

順水德而尚
固守

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菽。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鏃。其畜彘。朝於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封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

孟冬行春令
寅未之氣所
泄行夏令已
火之氣所損

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棧閉。
慎管籥。固封璽。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
槨。衣衾之薄厚。營丘壠之小大。高庫。使貴賤卑尊。各
有等級。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呈堅。致爲上
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飲蒸。天子
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於公社。畢饗先祖。勞農。失以
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
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

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坼。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鐵。其畜彘。朝於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

詐僞之人。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麩蘖必時。湛熅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蟪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

仲冬行夏令
午火之氣所
克行秋令酉
金之氣所泄
行春令卯木
之氣所泄

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
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
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
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
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其位北方。其
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
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鵲如巢。雉雊。雞呼卯。天
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
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鉞。

季冬行秋令
戌土之氣所

其畜彘。朝於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命
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
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
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
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
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
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
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女國供寢廟之芻豢。卿
士大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

應行春令辰
土之氣所應
行夏令未土
之氣所應

五位之極其
氣與中土異
故更隨地制
令

白露早降。介蟲爲禘。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
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
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東方之極。自竭石
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扶櫛木之地。
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
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
役罪。免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
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
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

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襲覆露。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

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壅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澗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

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

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蕭。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製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

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
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
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
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
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
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
轉而不復。貞而不坑。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
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

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旣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

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張賓王曰時則訓擬之呂惟然寢失故武後段六制雜出韻語詞旨適質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卷之五
醫部全錄

五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覽冥語撫拾
異典聯綴而
古今異類之
神怪者如觀
牛渚之燃犀
足當遊神玄
覽之一助

張賓王曰覽
棟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

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
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夫全性保
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
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
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
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觀九
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
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

心射微技而
以知道術稱
此亦莊生之
寓言

張賓王曰上
下感通之理
博洽精微

增欷歔。嗚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哀
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
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
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
風至。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
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
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垂心。則背謫見於天神。
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溼雲

東風至至此
多言物類之
相應玄妙深
微

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
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
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
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
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

物不可以輕
重論應得失

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
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
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
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
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
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
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
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

冥之度深微窮

利害禍福不可求而得亦應深微窮冥

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峽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夫

淮南文性性
即喻上轉喻
若蒙層臺而
與篇尤勝

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
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
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若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憺
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純温以
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
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
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
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
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

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礱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倏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遶回蒙汜之渚。尚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

御大節之所
由即鉗且大
丙之御小動
惟任智巧大
節則通於太
和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御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鷄於姑餘。騁若飛。騫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

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

藝中則富麗
極矣

力牧山稽之
未及處戲氏
者以其猶任
智故而未通
於道德也

虎狼不妄噬。鷩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
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
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
猛獸食顓民。鷩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
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
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
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
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

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眴眴。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躡躡。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颺颺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

言夏桀不及
虞夏之世

滅也。逮至夏桀之時。王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
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
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
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
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
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
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
附。植社槁而墜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
銜萼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

夏祭之世有
亂徵無亂形
至七國則日
尋甲卒扶傷
載道以其時
各制法任力
之極而不可
止也

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
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狐狸首
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蒞蘋。金積折廉。壁襲無
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
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
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
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
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
圍。輶車奉饗。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

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
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
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
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
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
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
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
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

鉗且大丙處
戲女媧繼結
前意其肯只
在無為故下
遂言申韓商
鞅之治不得
其本

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覓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持拔其根。蕪棄

申韓高執不
知治之本邪

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
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
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
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
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
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潦水不
泄。瀆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
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
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

不知不死之
業所由生其
於喪亡等也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張賓王曰此篇論天人之應而終之以道德為本蓋道德刑罰
和相應也第不屬屬相照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篇類養生
家言其詞多
襲老莊而於
性命之秘曼
衍未盡淺學
者以悟真篇
叅之方有究
竟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
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
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
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
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
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
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

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

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谷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

盛言保其精
神之益紫霄
真人云含之
則為元精用
之則為萬靈
可為印證

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
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
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膏腹充而嗜
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
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
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
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
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
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

此精神外淫
之害

張賓王曰精
暢

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自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

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

絞經為福為
休息讀之慨
然人世之感

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
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
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
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
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
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
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
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
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

張賓王曰達
者之言

埏埴汲水二
喻總見生死
之不足喜憎
應前生何益
死何損其文
勢烟波嫵娜

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
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
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
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
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
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
澇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澆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真人之養神
如此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
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
爲禍先。覓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
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
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芒然仿佯
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
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
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糝。見事

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
內。通達耦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
逸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
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辦。感而應。迫
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紉。有
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
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天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
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鑠也。視至尊窮寵。猶行

此一段其言
恍惚虛幻令
人實無入手
處

容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
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
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
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
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
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
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
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
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

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啣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

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自是養神上來教向何等胸襟何等識量

堯乃輕天下者

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珍怪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美。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

禹乃細萬物者

壺子乃齊死生者

子求乃同變化者

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螟蛉。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

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悟入亦不二法門矣至人即上堯禹等人其精神凝聚胸中別有一般境界

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

晏子殖華僅
為義者且不
為勢位爵祿
所籠絡蓋見
至人超然溷
俗之上

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
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
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
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
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
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
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
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
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

張賓王曰此
段語致尤覺
娟娟奕奕

此一既見
小不知大者

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
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
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
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
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
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
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
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
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

破陰墜陽內
崩生狂此皆

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
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
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
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
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
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
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
之饑。與守其籥箎。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
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

根塵煎蕩其
中而喜怒憂
怖紛輪莫解
可悲也

巖穴之休脩
夜之寧此疑
精存神者道
遙自在景象

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
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
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
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鏹甬。
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
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
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跣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
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
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牆之立不若
偃冰之凝不
若釋此清淨
無為而入至
道之竟

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哀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誦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

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志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

顏淵季路子
夏冉伯牛其
夫死而殯失
明而厲天厄
之也謂迫性
拂情此漢儒
之駁

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蒞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
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
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
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
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
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
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

見儒者以刑
禁人欲樂不
若禁其欲樂
之心應前原
心反本

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
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
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
鴆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
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
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
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
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
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

冬蓬夏裘此
設為外物無
所用之喻人
惟欲關不破
所以終身入
世路之羅網
知其無用何
煩惱罣礙之
有

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
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
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
日之筴。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除穢擊身... 天...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 報... 不... 其... 心... 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篇立論多
幻渺不相聯
貫而其中亦
自錦心繡腸
讀之今古試
探覽之以備
經生言亦所
稱萬之千金
也已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
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
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從而順情。
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
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
地。同精於陰陽。一和於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
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



以下極言衰
世機械巧作
而以禽獸草
木民生分次
其禍

此禽獸之見
禍於衰世

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
行。當此之時。玄元至。殤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
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逮
至衰世。鑿山石。鐸金玉。槌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
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
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
而萬物不繁。兆萌於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
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
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

此草木之禍
見於喪世

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天。菑榛穢
聚埒畝。芟野莢。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
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檐。榱題。雕
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修
揆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挐。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
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
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
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瓜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
是鷙矣。民之專室。蓬盧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

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呬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天地宇宙四
句結上太清
也始及末世
一段

論仁義禮樂
起於衰世亦
祖莊生楚覽
蹤跡瀟湘間

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

本行不見併張
辨為後不足

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體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
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
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
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
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
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
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
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

未可與言至
應前可以救
敗而非通治
之至

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

以下充舜湯
武皆因世之

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

災害而施其德者

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
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躡。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
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獫狁擊
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獫狁。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
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
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涔。民皆上丘陵。

有賢聖之名
必遭亂世之
患結前死舜
湯武數伐事

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
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
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琤室瑤臺。象
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
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
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
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
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
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

體太一法陰
陽則四時用
六律政道之
所一體而純
之所總要處

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
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
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
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
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
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
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

私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

此王者法陰陽

此霸者則四時

此君者用六律

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

無故揀入真
久一假此漢

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

儒不及整頓
庚

下五通鋪張
甚麗

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標林構榼。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瀾洑。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吟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迴回。以像渦浯。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

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紜。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籊蔭。纏錦經冗。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埴。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

天地之生財
也又另生一
意發下

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適於火也。
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
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
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
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
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竒物。
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
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

飾喜飾哀飾
怒諸具供所
以節五行而
治不荒者

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

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
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
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
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贖。愚夫蠢婦。皆
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
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
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
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
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

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袞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

慶喪用兵應
前而事親有
道朝廷有容
前未之見蓋
古人文字有
循賓形主之
法

滿野。以贍貪王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
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
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
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
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張賓王曰。謂五道宏博。典範開入。韻語可與子虛三都馳騁千古。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九篇論人之
之術大和
無為二字後
雖蔓衍千餘
言要不出此
根株蓋皆原
於老氏道德
之意

八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此段只重守
而勿失二句
老氏所謂哉
營魄抱一能
無離者下神
農之治正是
守而勿失故
能致治若斯

蕪。續。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
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
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
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末世之治只是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
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
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
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
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
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專
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應前矯拂其
本而事脩其
末下正言聖
人所脩者本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捩椀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噍。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

本即下所云
神化
張賓王曰精
論

成瑰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
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
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
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
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行。窈
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
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
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
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

伯玉臯陶師
曠有神化鼓
舞其間而遊
於法令間見
之於者

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
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
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
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
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
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
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
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
漸至於崔杼之亂。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以下正言感
之不可不慎

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
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
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
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
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
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
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重振起神化
二字即所謂
誠也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

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樁。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規矩權衡之
設總以無為
為之此見無
為者道之宗
伏下智勇不
足治天下案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
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
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
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驪馬。而服駒駘。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
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
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觚伸鉤。索鐵

人才不足任
應前任人之
才難以致治
句

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
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
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
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黿鼉。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
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
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獫狁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

若重為暴若
字乃助字也
下正言惠與
暴所當並重

而不衰。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
治道通矣。為惠者。曰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
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
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
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
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
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
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
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

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
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
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
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
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
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
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
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
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

灌輸斟酌即
群臣輻湊並
進之謂故能
不出戶知天
下不窺牖知
天道

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
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
外不知山澤之形。惟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
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
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
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
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
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
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自此至天下
不足有即前
段意特複言
之耳

弗馱。王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
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
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
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
以制。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
問。故聖武。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
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

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禹決江沕河
至此總言自
然之性不可
詭而聖人必
因才為用下
則論用才之
不可不慎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矐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二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

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
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
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
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
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
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
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
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
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抵玉石而抵瓜瓠

處人以譽尊
則樊美黃瓊
者是遊者以
辨顯則談天

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

行雕龍奩者
是

治國亂國二
改只是名實
二字着工夫
不同而其國
之理亂自判

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
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
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
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
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
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
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
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
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

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駮駟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

豫讓報主周
民死節皆恩
澤使然權勢
爵祿能籠絡

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
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
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
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
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
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
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
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王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

此不處靜以
脩身者

此不儉約以
率下者

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竒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

處靜節儉惟
堯得之衰世
則否

不和。染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
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
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
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
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

張賓王曰人
以此兩語重
武侯不知為
淮南語也

用人當如巧
工如良醫

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
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櫟。小者以爲楫楔。脩者
以爲欄榱。短者以爲朱儒。枿櫨。無小大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

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闡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息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

明主以謀畫
之是非論不
以位論而聽
明不蔽

闇主近邪枉
而疎忠良故
才不為用而
聰明日墜

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
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
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
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
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
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
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
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

以下俱用法
意見人主不
可廢法

又以法籍禮
義反於無為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

與前相喚應

度與聲其有
為俱本於無
為人君之治
亦然

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

自為檢式儀
表而令行於
天下則法之
所謂無為

造父得轡術
之術故能取
道致遠人主
得御大臣之
術故耳目不
勞精神不倦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術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
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
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
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
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
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
騄駼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此漢

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擇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竒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

儒蓋祖其意
而支其詞者

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
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反君。君人者不任能
而好自爲之。則智目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
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
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
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
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

反覆以御馬
喻任人之迭
亦與無為相
應

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
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
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
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
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
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
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

滅想去意四
句此無為而
有守循名責
實五句此有
為而無好

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
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
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
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
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
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
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

以下歷引權
勢化民之易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
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
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
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
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
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
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
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

握劔牽牛制
紅三喻俱見
發號施令者
當順其勢欲

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鷄鶩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鷄鶩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

順其勢則防
民害開民利
是已桓公順
之而霸紂逆
之而為獨夫
可不審哉

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
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
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
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且
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
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
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
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
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

人主之車輿
衣食俱當計
歲之豐歉量
民之積聚而
為之此在虞
周之世則然

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
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
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明主非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
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蒹席。非不寧也。然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
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
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

有充於內措
歲登豐言成
像於外指鍾
數于成言

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
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
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
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
業以供上之求。力勸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
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
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紉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
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時有涘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涘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闕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

畋不掩羣至
凝不期年不
得食皆王者
田狩之禮順
時序廣仁意
也

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
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
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
滋植。桑麻肥墉。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
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
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
畋不掩羣。不取麝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
祭獸。且孛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
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
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
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原。飛鳥之歸。若煙雲。
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
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
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
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
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
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其為淮南說也
心欲小二語是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王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聖人廣開納
諫之路其心
之小可知

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
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
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

武王有吞吐
乾坤之氣所
以稱其志為
大

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
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
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
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

能歷觀興亡
之由則其智
環轉無端所
以為員

所謂行方者
惟守成業繩
趨尺步之謂

有能而不技
癢所以事鮮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之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役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六反蓋指心
欲小志欲大
智欲員行欲
方能欲多事
欲鮮六者之
反也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
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
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
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
其不閤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
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
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
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
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

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

皆知為義即
賢師之能言
白黑者陳忠
孝行而知所
出者鮮即賢
師之不能知
黑白者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

人必仁智為
表幹而後勇
力果敢辯慧
敏給蓋予調
而後求勤馬
服而後求良
士必慧而求
智能之謂歟

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
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
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
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
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
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
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
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
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

以下推士上
達之道以足
仁義為表幹
意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
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開口以道為主

治本於一人
後面求諸已
之意切此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
而名。事來而應。王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
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

此皆後篇仁
義行而道德
遷之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
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
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
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
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
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
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
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
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

此正各得其
宜者

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
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
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
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
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
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
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
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
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

已知人必本之

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

聖人無棄人
在用之何如

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

心治而無所
不宜

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

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鎡。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楨。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

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

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

求諸已而遠
無不應

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

聖人反己之
治不期然而

然

張賓王曰新
妙

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
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躑躅焉。往生也。
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
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
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
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
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
小人日快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

反求諸己非
卓然有見者
不能

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
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
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
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
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
不知虢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
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
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
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

聖人之寡以
脩己者不得
其道也

張賓王曰新

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
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李。
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
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
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
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
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
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

張賓王曰句
法別
心者身之主
君者國之主

道以脩己誠
仲形外治之

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

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愷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愷。如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徇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

綱舉目張非
求諸已而何

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
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
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
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
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
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
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
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

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

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
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
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
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
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
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
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
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
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

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

君子脩其在
已可盡者聽
其不可必者

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
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
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
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惡爲
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
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
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
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此即盡其在
已順其在天

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
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腩者。必
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
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
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
萌也。繇繇。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
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

各盡其在已
者而人莫及

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

張賓王曰名
言當揭座右

聖人能不違
時故能成功

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
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
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
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
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
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
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
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
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狡狴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獾穴知水

至者能感人
人亦莫能測

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

皆不得其至者

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斃。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
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
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
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
而精之。莫聽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
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
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

知小而不知
大知近而不知

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

知遠局於見也

又露反已意

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已而

順天下之情
者天下從之

以三等入結
前治亂興亡

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無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

禍福成敗之
意盡矣

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來 張賓王曰循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駭目新詞刺心妙論疊疊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恃。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

不若太丁之
消故曰衰世
末造



正見禮義興
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此

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
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
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
德並行。於是乃有魯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高下長短相
形道德於禮
義亦然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必有管
屨跣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蠶爲蠶。皆生非其類。唯
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
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聖人見微知
著仁義禮義
一形聖人必
知其要

多譬喻總發
上意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槽丘生乎象。楷。炮
烙。生乎熱。升。子路。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
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
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
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
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
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
廈闢屋。連闈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

各取其所需
宜兩已治道
亦然

相反可以為
用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
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
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
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
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
觶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
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
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
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上文說開此
總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

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
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
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
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
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
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
矣。夫獫狁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狖得墻防。弗去而緣。
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

亂之與治相
反為是

此見起處道
德率性之意

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

見人皆務所
習由於上化

故仁義立而
道德遷禮義
飾而純朴散
有以也

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燹翟。嬰兒
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
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
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
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
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
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
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性未嘗不在
頤人所見何
如耳

見性之不可
失故聖人以
性學人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
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
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
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
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
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
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
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旣。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
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

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髮。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皮升摺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

古之禮樂簡
易如是異於
今遠矣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悲哀抱於情。葬。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

此不若古之
禮樂處

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
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
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藿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
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
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
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
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
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
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

此正後世之
禮義

此列聖因時
適宜處

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翬。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祀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

前所謂自見
此復申之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竒。
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
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
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
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

禮義不若道
德此處明明
說出

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綸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禘祫。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夫有孰

聖人因時世
為禮義又言
之

反覆辯論禮
義不可辯

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纓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

不務道德而
釀其文章制
度何以異

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

彼皆有道存
况治天下乎

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僂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榎榭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槌。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帝王治不同
而道則一因
革不計也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
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
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
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削鬪銷
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
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
十九年。而刀如新。剖斲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
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道德非粗迹
亦猶此類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鑊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天下或有是
濼義而非道
德者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
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
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
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
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
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
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
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

人見與自見
不同

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
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
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
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
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
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
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
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
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

不能見而拘
見聞亦此類
也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

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鑿強脊者使之負土。聾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
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
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孳輕重。不失銖
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
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待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道術可公行
與度量之可
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
之實若日月
室宅之居

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
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二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囓。獸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
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

聖人盡道於
已而聽之於
時

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
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
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展而朝諸侯。
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此即上文論
列聖之意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均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此皆廣譬上
意

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畱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

驚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髀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

聖人治天下
不屑屑徇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為治下之
民俗反覆言
之

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
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集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
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
致其所躐。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
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
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
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
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俛
辯。久積而不諛。無益於治。工爲竒器。歷歲而後成。不

此皆以道為
治者

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
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
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
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
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
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
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為為牢。滑亂萬

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吳芬馨。以盪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

不務本而務
末無益於治

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
夫乘竒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
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
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
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
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
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

此民自然之
性宜順而治
之

又以治亂結
出本旨

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忘乎。見鄰國
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
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
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
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
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
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
之時。或人薙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
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

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張賓王曰此篇最爲齊後
是非齊世汚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情贍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張賓王曰雜引百氏證以道德妙麗精潔止多格言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

以前是一月
後歷舉其事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証以老言至
然篇皆不出
剛柔強弱晦
明等意

張賓王曰渺
論心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
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
取之矣白公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
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
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

此是一証金
要錄藏書

張賓王曰巧
喻

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

此見法術不
必用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
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
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
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
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即和光忍辱
意能忍故勝
人

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
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
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
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
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
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
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

道不可以外
求

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合，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

能持盈故能
處勝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

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

無為而無不
為道也

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

其名曰蹙。鼠前而菟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馯馯。馯馯。取甘草以與之。蹙有患害。蚩蚩馯馯。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_{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

綴此一節道
當為可繼意

勝人非自保
之道

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

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張賓王曰快哉乎王者之

度

此用人之道
有國者所當
知

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

自太王至此
皆反道於身
意

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日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
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遺在於精不
在於粗

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

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

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

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

此段議論大
都斷輪者相
似

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

於道也亦然
故知之難行
之益難

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

吳起之禍宋
景之福道可

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
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
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
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
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
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

矣。知矣。應可知矣。

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

即前取人不
責備意

即前能處勝
持盈意

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
說燕王。至於河下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
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
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
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
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
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
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

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

惟其謙下故
能自保

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智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

道以久而後
得

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

聖人自無死
地非老氏說
也

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
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
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
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
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
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
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
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此見道之無
往不在

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

此見其深於
道然非所以
論也

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
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
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
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
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
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賔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

秦穆始不知
適終而能悔
故見稱於書

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

道不可使人
窺

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
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
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
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
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
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
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
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
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若我南游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蠖蟲。

所見不同而
道因之得失

所尚亦有不
同

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
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螾
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
年，而巫馬期纒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
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
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
曰：「丘嘗聞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

罔兩光耀本
莊子寓言又
引以証莊老
之言如夢中
說夢

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
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
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
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
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

道不在形影
之末故知貴
忘外而入內

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
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
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
亂，罷朝而立，到杖策，鍛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
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
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
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

周秦之脩短
其知有遠近
大小歟

塞其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
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
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
施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
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
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
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
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
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

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舩飲非謂柅舩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此亦寓言也
求道者亦若
此類有不得
者乎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

執一而不通
者不能知道
張賓王曰破
拘士之胸目

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甚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

張賓王曰廓
苛士之肺腸

明察炫於外
道所不貴晏
子得之

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

忠孝之名不
得已而有之
道則無事於
此而相忘耳

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

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

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笕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

帝王之道恐
不如此

張賓王曰卒
身無名

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
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
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茅鹿門曰。此篇大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飾於外而
求諸內。不與勝人而能反。以剛為柔。而天下服之。為應
張賓王曰。段段解老法。自稱計中。揀管莊二段。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汜論訓

張賓王曰文
氣濶大雄駿

上古如此若

民風不改聖
人何事於許

多制度

古者有鑿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袞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蚤。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
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
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
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靽躡而超千里。
肩負僭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
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

聖人因時制
宜何待古法
後皆極論此
意

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
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塋。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夏
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

此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沿樂意

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
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
桀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
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
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

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

不變常而變
通所謂道也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宸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聖人一身而
三變况治天
下時移勢改
其可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無定用

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

古今民風不
同故法不可
不變

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繫策鑿。而御馿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恐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劔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

古今不同如此

執古聖人尚不

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

因時推移非
識道不能

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貞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

執一不能適
治

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王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

天道與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陰陽恩嚴則
愛皆不可執

此執於柔者

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踰。故聖人
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
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
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
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
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

此執於剛者
皆致亂而不
能治

此見剛柔並
用尚有主於
中而得其道
非徇外矯拂
為也

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
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
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
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
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
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

中無王者亦
然

此中有王者

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
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
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
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
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
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
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
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

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

此又非為時矣

時又一變矣

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

又一變矣於
本朝事獨詳

唯見不廣大
故文武各執
於一

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
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
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
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
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
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
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
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
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

在得道不在
大小

聖人先見如
此

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
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
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
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
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故聖
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
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
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

至此盡露前
意存亡亦不
可執大小而
論

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
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潛
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
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
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
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
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
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
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

周公求之於
道不恃其險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

信過而誕功
道何可泥也
唯尚於事而
已下亦此意

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

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治

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鞮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惟聖人無所
不知故有治
而無亂

又反言執滯
之不可

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
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
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
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
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
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
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
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
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

又歸結聖人之道如此

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

見取其大不
當拘其小

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曹子管仲正
不拘其小者

總以前意

芻。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
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
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
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
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
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

亦即前意

見小節不足
取

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

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
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
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
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
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
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
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
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繼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

此以下見唯
聖人能知人
若前所謂不
拘小節者又
不可執也

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
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
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
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
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鷙者類勇而非勇使
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
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
似者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

是聖人知人如

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

此言知人之
法

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

亦可謂得知
人之道

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

上叙幾人又
結出聖人之
用人如此亦
以小制大也

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

廣譬博喻未
復歸於聖人
之道天下有

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
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
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
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
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
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
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
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
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

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
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
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
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
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
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
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
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惟聖人不惑
於嗜欲

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
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
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
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
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
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
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
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利欲奪人性
亦若此

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
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
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
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
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超江淮。以爲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
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桑

常人之見與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

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
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噪
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
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
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
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
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枕戶楹而卧者。

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

此聖人教人之意

以累其心。枕戶楹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穢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穢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

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常人不明利
害之反覆亦
者此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
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
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
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
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
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
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
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
一半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

前反覆廣譬
又總歸結治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意種種說
出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
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
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衆而走
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
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
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
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
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
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

又以帝王之
得天道結前
意

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張賓王曰。叙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特昌揚錯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漁洋南漢時文之卷第...

前漢書卷第...

九辨笑而...

...

...

...

...

...

天下事物同
歸一理聖人
得其所御條
非所尚也一
者靈而無為
也中間反覆
博喻總不出
此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
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
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
莫○能○及○宗○故○動○而○爲○之○生○死○而○爲○之○窮○皆○爲○物○矣○非○
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
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
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



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楸。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

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猿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

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

教句論治道
闕大體切目

用

二句亦見道
之言

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
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
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
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
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
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
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

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亶艾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

正以柔勝

此段議論亦本聖人無為之說然說得玄虛所以不可見之實用

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

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

能使福必求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

有為不若無
為之應

論禍福最詳
而歸之天理

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
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
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
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
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
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

可謂不詭於道

聖人能盡道而天下莫知是之謂神

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

不能盡道者
與聖人相反

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
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
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
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
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
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置數
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賢。則治不脩。故
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
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

有為者皆有
心有欲者也
故不能入道

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

然用巧不若自

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

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

一者虛而無
為也即前而
聖人所能者

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旣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

智勇即非一

任者自任非
不任人也

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
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
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
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
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
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
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

勝心則不害
性斯能執一

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
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
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
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
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
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
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

聖人雖勝心
不勝欲然任
其自然而功
自成謂之無

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
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
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
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癩疵之與。瘞疽之發。而豫備之
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
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
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
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
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

為可也

不用智勇賢
於智勇遠矣

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

不後於外而
獨存其神正
所謂一也

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聖人執其一
而天下自取
足於聖人猶
天地日月然

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粗，自取
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
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
而足物，不爲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
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
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
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
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
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

狂生不知道
之無為而勉
強為之者

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
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
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
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
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
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
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
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

非聖賢之旨
彼自為一家
言也

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

不一之弊若
此故聖人貴

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以治天下。周公散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
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畝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
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
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
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
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無祝。無害於爲尸。
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
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

此言不知一
之害

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
與人卜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
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
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
鬪。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
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
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
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
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

知反。此謂狂人。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

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
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
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憊。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
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
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
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
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
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
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惟一能大餘
皆其小者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

此即不物而
能物物者也
一也

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蕈。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

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

神妙致一之
理到此方結
出本旨

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
矣。君子爲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
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
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
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
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
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
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張賓王曰：虛已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拈。還返其宗。通篇只是一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錯綜諸兵家
之說而持論
近正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
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
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
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
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
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

此見兵之所
由動

論兵以不得
已而動

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
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
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
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
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
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
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
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
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

其之不得已
如此

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

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蕪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

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壟。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

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

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條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
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
順比。道之浸洽。滂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
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
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
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
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
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極論兵之有
道至此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闕，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闥，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捩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
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
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
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
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
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
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白刃合。流
矢接。涉血屬臍。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

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竒賚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

五官者將之
佐非勝之本

兵之必勝在
人

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
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
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
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
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
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
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
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

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鍛短鏃，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

秦楚失道故
兵雖強而亡

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
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
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
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
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
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熟。傾然若苦烈。上下
不相寧。吏民不相憐。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
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
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剡槲筴。奮

聖王得道故
有天下

儻鏖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
麋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
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其頭而墜彗星出而
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
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
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
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
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

又指出勝與
不勝者以見
本末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
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
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
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
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
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
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
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

此勝之本

此又博言勝在於道

以下論將

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詐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

此段即前所
云道之無朕

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瞬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鎗之與鞞。眯不給。

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
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
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
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
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
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
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
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
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

論將與民平
當一心亦兵
之道也

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蜥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

以下又悉其詳

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筍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蝶。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

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
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
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
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降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
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
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
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
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

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
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
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
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
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
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
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
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
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

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
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
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
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
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
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
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
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
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

靜制動即逸
待勞意

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
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
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
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
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
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
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

兵不在衆寡
只在一心力

總歸於道方
可制勝

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

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罾設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

此亦即無形
之意及覆極
論

機與勢亦無
形

哉。眈眈。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
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
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
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
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而
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
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
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
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

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籥。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簪。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

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
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
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
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
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
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
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

如此然後可
將兵

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熿熿如夏。湫漈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

點出剛柔強
弱彼此使人
不可測度亦
前無形之意

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
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
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
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
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
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
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
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
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

此又見將以
道為本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

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

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
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
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
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旣信
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
鍾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
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
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
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

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彗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

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

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
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
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
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
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
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
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止鳴鼓。而出
人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
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

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竒正。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竒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

前所指者皆
不可無但非
兵之貴貴於
道之無形耳
應前是謂至
神

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
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
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
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
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
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
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
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
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

所謂不求人
而求諸己也

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

見君命將受
命之道

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

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於國。

又見兵之當
慎不可妄加

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君曰：軍無後治。乃編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山止有常物
亦生焉人止
於道而無為
如山之有常
亦無乎不為
美中間轉折
博喻無非要
人專一於道
耳
魄可見魂不
可見人知魄
之運動而不
知魂之能為
要之總歸於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無耳於道亦
然惟見小故不
知大道

專一者感無
不通未有專
一於無為而
不能有為者
下面引喻多
端要不外此

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
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
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輜者為之止也。老母行
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
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
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
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目者眩。聽雷者聾。
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

有念慮不可
強止亦不可
兩者俱忘即
無為至德也
非聖人不能
故以聖人承
之

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卧。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

能於此而不
能於彼皆非
至德人之入
道所得不同
亦猶是也

造化亦專一
不能兩用

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闢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物理亦然

此為至德人
當實之

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堞。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

也。無為者人性

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

中不平與心
無累者相去
何如可以見
道矣
無患者由無
為而有治也

專一之道顯
然透山

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
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
坐。倚牆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
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
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
善閉者不用關。捷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
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
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
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

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
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
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遠之則
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
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
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
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
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

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梳而呼
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
虛器召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
者。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
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
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
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
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鷄知將旦。鶴知
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

如此可以全
天器

螿蟲。藜藿爲之不采。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不求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

辨其同異則
知無為之異
於有為矣

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百人抗浮。
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
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
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
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鬼絲。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聖
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
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
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
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

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爲之殘。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
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
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
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
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
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不孝第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
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

彼以道德為
大仁義為小
分而二之故
有此論

求道者亦然
入之有漸故
有先後上下
之序

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
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
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
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
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
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
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
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斃。形勞則神亂。故國
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

不豫者廢人
莫能救之

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
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
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
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
束薪爲鬼揭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
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給射慶
忌死劍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
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場堞而彈塵
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

大道在無為
而無乎不為

因小而害大

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
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
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
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爲
污辱。譬猶沐浴而扞溷。薰燧而負蕘。治疽不擇善惡。
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
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齧。
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
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

如此何能至
道

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僇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

人不可安於
小忽於大

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蹏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礚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礚。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蟠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

又道本首

人必至於止
而後能有為
聖人用之無
不得

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

所求非所用
終無所用之

善織履。徃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
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
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躋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
可也。楚王有白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鰻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
也。尚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
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
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
無量。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

以善託醜有
益尚可為

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

外拘於小信
當知自反

志定於一也

察微知著即
始見終故豫
於道

市虎一里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

不以時至而
為道

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
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虬屯犁牛。既拊以獮。決
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
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
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
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
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鶡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麇而求
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

又見聖人能
辨同異故不
同於人

名實正同異
之辨

也死而棄其招黃。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明月之珠。出於蠃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

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戈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

以上至此皆
見不可不辨

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
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筭甌。魏
在稗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
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
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
者。非挈而入淵。爲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
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
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
火。徃益之。或接水。徃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

用之類於無
用無為之可
以有為亦若
推與不推之
類耳

未見大道小
者亦足以名

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
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公
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
用糈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瘦，蚤散積血，斲
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鵠矢中蝟，爛灰生
繩，漆見蠟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
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
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
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

既見大道小者不足取矣

又見弱之能制強

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鬼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韋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斃截玉。媒怛者。非學謾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倖廉也。

本旨

以小見大以
近知遠易而
無難皆止於
道者能之

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暗甕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蹙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從黴黑谷。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

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裸而浴則可以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

人各有能有不能局於器也不能者貴用其能適其宜也

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蹇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蹇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罷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

不可因此而
廢彼

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
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
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勝
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鎖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剡
靡勿釋。牛車絕轡。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
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張賓王曰說山說林二訓殊形並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寓內
足橫肆其胸度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發賓王曰起
疏勁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爲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智所知者

福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插。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蹇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螭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拙。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

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鱗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蝨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磬諸之功。鑊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

而強弩藏。蚤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
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
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絛。冠
則戴致之。絛則蹙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遠乎。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
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
蓋非橈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橈輻未足
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
璞塞江也。蹇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
覆也。倚者易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
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
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
於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

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
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
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
化也。終日之言。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
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蹠。燕顱。亦骨也。而
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
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
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
齒。孰先礪也。鐔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

也。今鱣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
棘之壁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譌。無以
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
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
車至今。無蟬。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
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
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乳狗
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
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

不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蒿苗類絮。而不可爲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

張嶺王曰喻
在乎鍾堯而
磬音章矣

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
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
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
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痤疽。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
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埤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
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

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
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虎豹之文來射。蝮狢之捷來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
彈一絃。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
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
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
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
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豨肉。無國

張賓王曰不
見可悅使心
不亂

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
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
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
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
峭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
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
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
再環。可以喻負。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總。不必以紉。日
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鷺鳥不雙。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
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
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衆則木
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
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
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蟻虱相弔。大厦成。而
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
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
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

張賓王曰紂
之病也而鹿
臺鉅橋人擬
寶以歸矣

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翬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儻。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鉢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

笠。或謂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

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旁光

張賓王曰此
坡公可與悲
也天院乞兒伍

不升俎。駟駿不人牲。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
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
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
獻公之賢。欺於嬖姬。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故鄭詹人
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
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
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
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
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

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馱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薰於宮。

張賓王曰里
語却可愛

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
不獲華。大旱者不昏。時落。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
簪招燐。有何爲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爲蠹。
子子爲蜚。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
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膏燭澤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
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
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燬。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

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枵。心所欲。毀鍾爲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心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

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
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琴
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
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
子懷於荆。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
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
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
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
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
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
圖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
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
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

張賓王曰愚
公之移山此
其類

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墮。而兩人傷。善舉事者。
若乘舟而悲謔。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
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
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
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傳
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
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恐也。水雖平。必有
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

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

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
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
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簾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
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
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
而立功。涖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臨菑之女。織紵而
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徵羽之操。
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
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

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
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
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高。尾生
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
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茅鹿門曰說林多勦諸家之說頗漫故無評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損益利害禍
福之類相為
倚伏是非功
罪之相反亦
天下至理唯
心之至明者
能識之通篇
不外此意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



禍福等類皆起於微小

張賓王曰以上總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之。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

明此三者則
損益利害禍
福洞然矣

張賓王曰以
下分

張賓王曰極
言世態之變

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

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

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

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
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
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
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
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
而迫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
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
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
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

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聖人與人不
同唯其神明
也

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

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謂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之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
投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
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
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
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
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
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堯教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
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

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旄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旄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

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螿皆得。」

張嶺王曰即
上一事作此
轉亦奇

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

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

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

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

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
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
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
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
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
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
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崔橫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

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

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
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
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
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魏聞。倫曰。鼓之耆夫
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
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
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
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
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

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
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
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
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
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
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
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
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

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

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

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慮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

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

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
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
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
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
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
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
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
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

芻。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
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
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
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
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
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
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

前幾段皆此
意也後又是
一意見神聖
能知此道

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剡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爨火在縹燿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澆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

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蚤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

前所謂術者
至此方露

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

而絺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也。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郢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醜，凌乎浮雲，背負青天，磨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

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此早見識微
非聖人不能

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
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
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
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
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
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
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
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
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纒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

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

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

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

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徐朝。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嚼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

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藿，美人之所懷服也。及
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
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
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
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
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
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
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

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
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
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
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
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
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
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
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
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
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
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
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
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
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
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

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
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
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
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
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
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
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
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

撤鐘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賞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

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
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
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
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
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
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

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

張賓全曰用
前體製收前
數十段妙

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

立。懂。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

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

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
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
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
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
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
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
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
察也。

張賓王曰。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予奪。遠近
親疎。微者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

張賓王曰突
而起甚有鋒
穎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
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
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則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
木之實。食羸蠶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
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堯高下。嘗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
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
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
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靈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
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
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

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

此其本旨

張賓王曰議

論精晰

古聖人之有

為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為若首之

所云也

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
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朕不動思
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
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
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
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

有為與無為
同道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
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
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
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
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
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負天
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

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

世俗不知學
故不知古之
聖不知今之
時故以後通
論學之當務
又不可貴古
而賤今

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謠也。異
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謠
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
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
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
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
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
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

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而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卷睽哆嚙。籛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

能爲美者。嫫母此惟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鎡而行。駑馬。雖策。鎡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鎡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招脇傷幹。爲此棄

于將鏖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
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
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
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
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
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
謂之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詖。以多者名之。若
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躄水也。夫純釣魚腸。劔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割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

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竒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螭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爲埳。獼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芄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家。

儀狄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菝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

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
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
首尾成形。磕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
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
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
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盪。砥礪其才。
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
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
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蘓援世
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
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
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
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
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
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

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
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霜露軟躄跌跋涉
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
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
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
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
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
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

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蠟蒙籠。歷沙石。躋達滕。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霍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

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
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
肝。不避煩難。不遑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
如雷霆。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
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
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
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學貫通時得
其略而不得
其微鮮不以
古今為是非
矣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
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
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
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
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
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
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

學而不知道
者何以異此

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文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實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

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驪駟綠耳鼓琴者期於鳴
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
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
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
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辨子
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
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
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
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

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
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
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
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
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
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
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
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
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

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竒牙出。齶齶。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惓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

若結旌。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蟻自縱。好
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
攫肆。葳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
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
非耿勁。淹浸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脩。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
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梗柎豫章之生也。
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各小難
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張賓王曰：興治力學皆世務，當脩者截然兩段，另是一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聖人能神而
化之有本在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
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以陰陽之氣相
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
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
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
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
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

馬即後之仁
義

智巧即後之
法術

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
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
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
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
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
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
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
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又說天地之神化

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
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
允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
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
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
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
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

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技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

此正聖人之
神化

者得其位也。豈節榘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

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柎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

又見聖人之
神化因其自
然

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瘠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
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
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
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
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
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
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
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
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

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通變故求人以任而不使其衰

與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

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後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

亦聖人之順
其自然者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
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
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
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
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
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
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
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
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

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轆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

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

聖人不拘於
一取其適治
而已故能神
化

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
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
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
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
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
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
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
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
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
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
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猷約。事不猷省。求不猷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堤。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

正見治在人
而不在法任

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畱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

法者有為而
不能化

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
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
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
之志。邑犬羣嗥。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
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
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
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
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
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

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

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恃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

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
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
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
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
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
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
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
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

任法不如任
人論至此極
矣

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積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
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
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
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
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
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
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
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
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

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
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
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
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
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
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
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
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

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第。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躋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

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蘓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

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

此又歸在養
身上來即前
養神養形與
治天下並論
之意

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
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
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
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
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
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
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
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鄧錡。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
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
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誦謳而樂
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
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
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
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
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
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

此縱己之欲
而不能得民
不知養身者
也

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
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
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
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
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
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
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
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
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

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
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
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
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
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
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
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
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

又以養身論
到學上去唯
學能知道故
能治人

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

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

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
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
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
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
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瘠蠶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
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
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
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

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

應前所論一
歸之於仁義

未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蘓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
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
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
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
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
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謠於易水
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

哉以其非仁
義也

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
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
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
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
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

極論法制之
不如仁義故
聖人不務彼
而務此

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
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
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謔
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太息而撫之。所以
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
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

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蕪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

博喻法律之
不可用

九拂之外者也。蠲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
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
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
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
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
於以舉姦。非不投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
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

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

又以仁義用
人並結本青

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
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
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
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此淮南自叙也而文多碎合較班馬自叙不類遠甚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
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
秦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
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
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
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
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
指。以內洽五藏。滋瀆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
以應待萬方。覽其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
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
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詭符玄妙之中。通
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
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
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
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
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
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

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

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忘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賈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

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擻揆覘齟之郅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勢之機。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

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窬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

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
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
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
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
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
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
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

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激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

道開塞。使後世庶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
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
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
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
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
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
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
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

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
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
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
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
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
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
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
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

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軋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

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
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
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
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
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
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山川，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
挾日月而不燧，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矣。
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

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
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
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
擗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政
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
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
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
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扞，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

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曾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數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

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

布之天下而不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